

# Once Upon a Time

by Xanthe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by Yingzhiyan



感到 压力,真的 ……= ||没想到居然 骗了这么多人 进来…

…撒点事先免被抽 ……

once upon a time BY Xanthe

“我给你讲一个故事” 两男靠窗 边欣赏落日余晖

余晖时,其中一开口道他不过年 轻,一个瘦弱的身

材略微 纤细且矮点,有一 头理得很整 齐的黑短 发。他

有双锐利的眼睛 俨然位活万端的人,他心

仿佛被丢到很远的地方 “这是一个关于

家族、一个 国家关于 爱、失去和叛 的 特别是一

个关于 背叛出 卖的故 事 ”他在 一把椅 子上坐下 ，把拉另

一个人 坐着的 睡椅 。

“是一个很 长的故 事 吗？”坐在睡椅 上的那个男人 问道

“为什 么这么问？你不 喜欢吗 ？”讲故 事的人 问。另一个靠 回

去，翻着金光 泽的手铐勒紧他的 手腕 ，陷进肉 里 。

“不 ”他轻声说，低 头。讲故 事的人 站起来在 房间里缓缓

走动，而另 一个人 就这么看着他 还记 得这具身躯 曾经充满

了探 活力 还记 得那修 长的腿因疲 倦而 颤栗，厌恶 哪怕 是一

秒钟的静 止 不动。他 还记 得那是很 久前 的事 现在那个讲故

事的人 他身上 没有 丝毫躁 动不安。现在的一 举一动安静而

诡秘，支离碎 但又充 满张力 一像一只弄 牺牲品 的猫，又像

一只正在捕食的肉食动物。那人停住脚步，他已经明白那人在

找他，而且知道他打算做什么。

讲故事的人走到壁炉旁边，靠在上面。他站了很久，看着

的俘虏，然后

“从前有一次……”

“那么这是个童话故事？”另一人打断他，那人皱起眉。

“曾经你也许可以这么说。你不会相信的，我认为你不会。看

他们是怎么把我们都变成说谎者的？这不是个童话故事。童话故事往

往会以喜剧结尾，而我们的故事没有。”

“我们的故事？一个关于你和故事？”俘虏深黑幽邃的眼睛

充满了疑惑不解。讲故事的人摇头。

“从前有一次，有个谎言。它在我出生前就存在，就像一个诅

咒笼罩在我族上方，因为那个谎言，我妹妹离开我

的家庭被毁了。我认为你知道我妹妹。”

俘虏默了一会，然后点头。

“我当然知道你 已经告诉我”

“不你 知道得 更多你 知道 因为她被带走的时候你在 场一

你参 谋划了那场绑架。”

俘虏摇头，不太坚定地看着那个讲故事的人。

“你不 能那样为 ， Mulder。”他轻声说。

Mulder耸肩，“我 证据。”他笑着 用一种讽刺的口 气说道

，“是的 这一次我确实有证据 ”

在敞开着窗 户另一边，有一座台 ，台下下面是繁华的都 市，没

有了解他们的痛苦 。城市奏 了它的夜曲 一交通 的声音是交

响乐，尖锐刺耳 的轮胎摩擦 声配合 着旋律 。

“我料想你 正在问自己 ，那证据竟 是么 ？”Mulder问道

俘虏摇头 。“这似乎 是关于我 命运 的一件事 ”冲着指着自己

脑袋的枪摇了摇头，另一个人 懒 的握着那把 枪。

“不能全那么说，你的命早就已经被决定了，由我决定了。”

” Mulder缓缓地走向他的俘虏，又一次坐在他前面。他用枪指着

那人的前额，将那冰冷的金属滑过那人的鼻子、嘴……他用枪将那

人的头扳向后，让他仰起头，用武器抚摸着那人的温暖的脖子

当到达那人的衬衫时，他停了下来，露出一个苦涩的笑容。“还不

到时候，”他轻声说，“你得先听完那个故事。”他把枪挪开

俘虏松了口气。“你被那个不知名的集团保护着，在它的荫庇

之下。你是他们中最优秀的一子，顶尖人物——最强壮、最胜任、最

有头脑，也是最谨慎的。出奇的狡猾。很长一段时间以来

你是个间谍——你能欺骗所有人，甚至是最亲密的朋友。

你连真正的朋友——谁真正知道的是什么样的？或许连你

自己都不知道？” Mulder怀疑地看着他的俘虏，那个俘虏摇了摇头，

打了个温和的手势。

“继续，”他低声说，“我倒想看看到底被指控了什么。”

“这并不容易。”Mulder站起来走向窗户，落的霞光遮蔽了

他的眼睛。他向下看着那些游荡在街上的人。“隐藏得很好，我

从来没有注意到过。直到来找我。”“谁？”俘虜问道向前

倾去，想听清Mulder说的话。

“Krycek。”Mulder转过身来。“他给了我一些情报。”

“这些情报的价值怎么样？”

Mulder安静了一会。他的眼睛将他所知道的事转化为一股意识和

难耐的折磨，整个阴暗的房间充满了痛苦的气味。

“这无关紧要。”他没精打采的挥了挥手，但是那个俘虜发现那

人的手指在颤抖。“于是我开始观察。他花了很长的时间，起

初，我拒绝相信。我！拒绝相信！但是后来Scully告诉我一

件事那就是去寻找证据，去对于数据作科学的评估……”

Mulder提到她的名字时退缩了一下，仿佛这唤回了她长久以来刻

忽略 的痛苦 。“我们是恋人……你知道吗？”他问道他的 声

音骤 了他 面部的肌肉在无心中 紧绷了起来

TBC

oh no !!!! 我本想找篇 文艺的 缓一缓前一阵翻《special

Agent》的震撼 ……结果……怎么翻了几句 发现 是篇 的？虽然

看结尾ms是HE, 但被 打击了……囧RZ……还有 这片也太文

艺了……刚开始看开头我愣是没 看白 , 幸好翻着翻着就有 明

白了……事实上我现在还有点 乱……我缓一会去……

“我就是这样 猜的我一点都不” 婊 羞 说 。

“很 惊讶” Mulder摇着头仿佛不信 这个事实。“她死前的三周 我们成为恋人就最终  
我们没有什么能错在我 们都问那 们都道我 们不能的人但是我 们错。  
我还在这里我 还活”他停 来 耸了耸肩 “是个 白痴,我 通过种自己 续  
了我的魂我的心,我甚至我的本 ……”又一次, 婊 发现 Mulder敏感的手指 (   
? 畸形 奇怪ing, 敏感的手指? 不是 敏感的 \*&,也是 敏感的 \*&? 我 说什啊 ……) 不停地颤  
抖掩埋住 Mulder内心的 激动,他以不 经意看 似无心的动作靠 在 窗 户 边 上。“三周  
。并不很 长我不 认为 我们为 我们能够 永远在一起,但 也不该是这样。三周。”他把手 伸  
进口袋,拿出一只烟 点燃 他的 手指然 在颤抖

“你在 乎,是 吧?”他带着讽刺的笑容 问道 婊 没有 回答 他有 资格。这个问题 不是  
透到 他对 于他的 控制 的再声明 。

“这很奇怪，是吗？”Mulder靠近他，再次坐在他 婊 对面的椅子上，他们的脸 对 方， 碰 在一起。“我们是怎么变成这样的？变成我们最讨厌的样子？”他 对 着 香 烟 了个 手 势，露出一个 扭 曲 的 笑 容，然 后 深 一 口 把 烟 吐 在 婊 的 脸 上。被 缚 的 人 保 持 着 冷 漠，一 言 不 发。他 没 有 扭 过 头 躲 避。他 意 识 到 他 的 婊 还 是 稳 坐 他 身 体 端 正 的 坐 着，任 何 一 看 到 他 的 婊 不 会 相 信 是 个 正 在 面 对 死 亡 的 人，一 个 正 被 他 人 控 制 随 时 可 能 被 无 尽 的 黑 暗 的 深 渊 的。“所以她死了，那 么 怎 样 ？”Mulder耸 肩。“那么 我 醒 来 的 时 候 发 现 床 边 是 冰 冷 的——我 告 诉 过 你 吗？也 许 我 提 到 过。”他 垂 下 眼，无 法 努 力 与 回 忆 唤 出 的 眼 泪 衡 衡，太 过 悲 伤 的 话 语 来 如 潮 般 无 法 抵 挡 的 痛 苦，这 种 痛 太 强 烈 了，它 甚 至 也 许 不 会 带 来 任 何 感 觉。他 知 道 在 她 死 后 这 段 时 间 里 在 这 段 时 间 的 时 间 里 他 说 了 么，做 了 么。

婊 动 了 一 下，想 缓 解 一 下 手 腕 上 的 疼 痛，让 他 在 睡 椅 靠 得 更 紧 些。Mulder条 件 反 射 地 立 刻 跳 起 来，那 把 枪，再 次 就 位。

“不 动。”他 嘶 嘶 的 说。婊 耸 了 耸 肩。

“对 不 起，”他 说，“继 续 讲 你 的 故 事。”

“我 花 了 很 长 时 间 寻 找 那 从 来 没 有 出 现 在 我 面 前 的 真 相，而 我 已 经 找 到 了。它 并 不 是 ‘尚 未 定 论’原 因：‘out there’此 句 向 来 翻 译 较 多 我 就 采 用 我 觉 得 较 适 的 那 个。），而 是 ‘就 在 这 里’。”Mulder用 香 烟 对 准 的 头 作 了 个 手 势。“或 者 ‘在 那 里’。”这 次 他 将 香 烟 向 他 婊 的 头。“真 相，始 终 离 我 太 近，以 至 于 我 不 到 它 就 那 些 离 我 最 近 的 的 脑 袋 里。一 个 人 怎 能 眼 瞎 到 这 地 步？”Mulder发 出 另 一 声 格 外 讥 讽、格 外 苦 涩、格 外 绝 望 的 笑 声。婊 闭 上 了 眼 睛。“起 初 Krycek告 诉 我 的 时 候 我 真 因 为 他 谎 而 杀 了 他 但 当 初 我 的 选 择。Mulder的 手 指 颤 抖 得 更 加 害 怕，当 Mulder终 于 没 能 力 拿 住 香 烟，掉 去，落 在 婊 赤 裸 的 脚 上，烧 着 了 的 脚，两 个 人 慢 慢 的 低 下 头。婊 从 嗓 子 眼 里 发 出 一 声 轻 微 的 呻 吟，但 没 有 叫 出 来。Mulder弯 下 腰，捡 起 烟，漫 不 经 心 在 桌 子 上 碾 灭 它。

“没 有 烟 缸？”Mulder扬 起 眉 毛，询 问 他 的 婊。

那 个 人 摇 了 摇 头。

“你 知 道 戒 癖 好，”他 说，“我 讨 厌 抽 烟。”

“是 的 我 知 道。”Mulder把 手 伸 进 口 袋 掏 出 另 一 支 烟，点 燃，有 点 迫 不 及 待 的 深 吸 一 口，仿 佛 的 生 命 就 是 靠 吸 入 烟 碱 来 维 持 的。“那么 我 讲 到 哪 里 了？”Mulder问 道，眼 中 充 满 了 真 诚 的 询 问。



“Krycek。”~~她~~ 轻声说道

“哦，对， Krycek。就在那些事发生在Scully身上后你 认为 那我在 何影响 是吗？”Mulder手掌的颤抖渐传递 到他的 胳膊 ，又到他身体他 明显地浑身在 颤抖他突然愤怒得站了起来，“那没 关系，真没 关系。有 些东西 是值得牺牲的 ”他将一些烟 弹在地毯上，“~~我~~真 相。”

“你 应该去的 ”~~她~~ 的脸色依旧冷漠 ，眼神 隐藏的情感让人难以 捉摸 。

“我需要真相。”Mulder耸 肩 “而我现在 得到它了。”他又会窗户前，关上它，将城嘈杂的声音关 在外面。当他走回来时，他 已经能够 比较 好的控制 自己的身体。

“当你离开海军的时候，你并 没有 丢掉的隐 蔽处，是 吗？”（这一句没怎么看 懂covert unit是什么意思 Mulder紧绷的面容 紧绷而僵硬 他 下巴的线条 与 有些刺眼的黧 的阴融 合在一起，暗淡的落日散 发出的红光 将他痛苦 不堪的、饱经磨 的面容 照亮 。~~她~~ 的头猛地抬起来。

“Ah, 你 不知道那个信息。但我 确实得到了。你总是在 为别人工作。一个 深藏在地下的组织，而不是 政府，是 军队，两者都是一个 由暗组 成的 集团。它是由什么人 操纵的？或者，它是被什么 东西 操纵的？你是他们中顶尖的人 物。他们在你年轻的时候就得到了你，将你 训练 起来，当你的用处在越清楚 了之后，他们把你送进FBI为他们的计划 作内应。你干得很好，你当然干得很好！！一点不 说假话。”他用微笑制止了另一人 无声的抗议。“这并不容易——被一个 主人操控。或者比两个 更多我 掌握的证据并没能 反应所有的 细节问题。只是最 简单 有力的虽然你很聪明 我 从来 不知道 你是怎么 聪明，直到我看到你的报 告——他与你在 学生时代的东 西 如出一辙地棒。你的大学东 西——你的 课程 拿了最高分。顺便提一下，你的专 业是 什么呢？背叛 ？先把这件事放在一 边，好吗？那， 你擅长做一个 双面人 过 两种生活 毫无疑问你的婚姻 是失败的——你的 妻子知道她每醒 来后 躺在她旁边的是一个 什么样的人 吗？你了解自己 吗？有 时候，谎言已经超出你的预 算围 而让你感到力不从心？”~~她~~ 摇了摇头，夕 阳 的余辉 渐退去，显得精 粹 他怎么 发 的颈 闪着亮光 ，红光 在他 脸上 显得温 热 情。

“她 不 解我 她不 ”他轻声说，“她怎 么会了解？我无法告诉她藏在我 内心深处真实的感受 。而 你 也不 解，只是你以为你了解罢了。

“那么”Mulder忽视掉他“你把你的主人们伺候得很好。然后他们把他给你了，你知道那个Morley man。”Mulder

用他那难以控制的手打着手势，依旧夹着那根燃烧的香烟。他说话的时候，烟灰不断的掉落。“你不喜欢他的课程，严格地说起来，不是由你完全定的——或者你的主人。你的任务是对其进行评估，在能够获利的前提下尽可能城市间的与他一起工作。但是你也另有打算，对吧？”他询问地偏了偏头。他的奴隶默不说话，表情冷漠，只有他的眉微微得动了动，示意抓到他继续讲下去。Mulder苦涩的笑了笑，继续的话。

“你的任务。你在那个集团中占有很好的地位。他们怀疑我们的那个Morley叛徒……不受管束。他们不喜欢他的方式，他们不喜欢他，但是他们需要他，因为他知道得多。他来告诉你，他认为你是会帮助他的，但是错，你要做的只是监视他。那个集团中又有很多的小派，不是吗？他们知道你是个双重间谍吗？你从来没有为FBI效忠过，也从来没有为那个集团效忠过，是吗？谎言隐藏在谎言之下。你在为另一个完全不同的组织效忠。

“难道你想说是CIA？”奴隶开着玩笑说。这是第一次，Mulder的嘴角扯开一丝弧度，发出了真实的发自内心的欢笑。

“恐怕不是”

“那么是谁？这是个充满谎言的东西。”奴隶扯动着嘴角，漏出一个近乎扭曲的笑容。“求你了——蠢蛋，这很不光彩，我不会允许你这么粗心，Mulder，哪就这一次。”

“他们没有名字。相比之下，共谋集团还有名字。”

“多方便的做啊。”奴隶耸肩

“那么你不相信这个故事？”Mulder问。

“想法是对的，这是个童话故事，我只是在想相信它。”

“哦，好吧，不过你可以这么说，别忘了你现在的处境。”Mulder很礼貌的挥舞着的枪。

“没错，无论是充满罪恶感还是清白无辜，我都会说同样的话，那会让你的任务变得格外的困难。”奴隶指出。Mulder的嘴唇抿成了一条坚硬的线，他野蛮的挥动着手中的枪，猥亵的在另一个的下颚上，那个奴隶抬起头来，他的伤口开始流血。

“一点都不困难不要将这误认为 是犹豫不决，摇摆不定。”Mulder咆哮着说那个婊子努力的想将头偏过去，舔一舔下颚的血。“你从很早的时候就开始控制我。你手里牵着一根线，暗中将我向你拉去，你派人跟着我记录下我说的话，监视着我你知道我任何一次行动。你需要让我信任你，于是你总是最后关头帮我把我按照我所期望的你赢得了我的忠心，你让自己成为了最大的赢家。Scully知道这些，她从来没有真正信任过你，她是真的我应该听她的话在很长一段时间里Scully处在你计划中一个微妙的平衡点不是吗？可惜，它注定是要为此牺牲的而我是。而我之所以不必为此而亡，只是因为它写于我脑袋的沟壑融为一体的秘密那些血液他们不想溅出来，因为那些秘密也同样螺旋扭曲，藏在我的DNA里。这是实验的一部分我的妹妹被劫走也是实验的一部分就像我从属于实验一样。而你，作为帮助走她的人，同样也是实验的一部分。在你将她从我们的房子里带出来的时候，她尖叫了没有？她挣扎了吗？她只是个8岁的小女孩，而你是一个。你曾经在越南打过仗。小姑娘的哭叫声，和你毁灭一个家庭的声音，比较一下是什么感觉呢？Oh，是的那也应该在档案里那些用在军人和越南本居民身上的实验，毒品的试验，所有相似的项目最后将他的菌丝伸向我和我妹妹就仅仅是实验是老鼠那是我们全部的价值我们从来就只是那个价值。”

“Mulder.....”念老一些的男人但是另一个并没有听。他将枪上了膛，检查了一下，然后重新将它顶回那人的脑袋。

“于是我找到了那真相，但事实上他一直都在我眼前。当你的主人们决定将我决定将我卷进来时，Scully就便可没有什么必要存在了，对吗？他们希望我变得易于打击这就得靠你了，你是这个世界上剩下的我唯一还能信任的人他们知道这时候我只能向你寻求帮助。而且我却是这样做了我真真是个彻头彻尾的白痴。”

“你并不是一个白痴，在今天以前，你一直都不傻。”

“是吗？下令杀死Scully？”Mulder举起枪，瞄准，打算开枪。“也许吧我或许能原谅你所做的所有事情，但是除了这一件。我甚至可以原谅那些因为你发生在我妹妹身上的事情，但是这不行我能原谅你对Scully做的事情。导致她死亡的毒素是个像你这样的成年人能承受得了的10倍。为什么？她那么纤细。只要一点她就可以死亡。你也许必须确认一下这一点。”

“你错了。”那个婊子看起来非常疲惫他的脸色很苍白，眼底的阴影让他显得受过很多的折磨他的下巴上，还有一条干涸的血迹。

“我 这张沙发上睡了多 少次？ 就是 这个就是 你躺着的 这个就是 你即将在这上面死 去的这个。”Mulder问道。“你在这里收留了我多 少次？ 让我睡在这里， 还给我盖毯子， 然坐在我旁边， 听我哭诉我生命中 发生过的 糟糕的 事情？ 你怎么能不 抱任何歉意地做 这些事情呢？ 那怕是短短 的一霎那 为你造成我 生命的悲剧感到自责？ 你是怎么做到的？”Mulder用食指和拇指碾灭了香烟的火。“死亡是一件容易 的事情。我 已经死了很多次了， 不过 你只需要 死一次。”他说。

“好 这一点 你也错。”Skinner耸了耸肩。“我告诉过你， 以前我死过一次。”

“但我 们现在能相信 你说的任何话吗？”Mulder问道。“他是真 相， 他是 谎言？ Walter Sergei Skinner的脑袋里到底装 了些什么？ 他记得 吗？”

Skinner靠回躺椅， 他眼 神黯淡 阴冷。他 注意到太阳 已经完全坠落， 房间里几乎是一片漆 黑了。他最 后的日落。他最 后一天。他最 后一个 晚上。他 静静地注视着Mulder走向他。 将手枪顶上他的 太阳穴。他的 眼神空洞 没有 焦距， 远望着 满是疯狂。

“Mulder。”Skinner温柔的叫到。“我 现在是你仅剩 的所有。 如果你杀了我那就 也就杀了自己。 你的母亲， 父亲， 妹妹 ——都走了。 Scully也走了。你 除了我 都没有。我 站在你 和一道 深渊之间。我 现是唯一还活着 并在乎着你的人。不 要去那里 去， Mulder。不 要杀我。 那他们 所希望的 你难道没有 发现， 这次的整个事 件都是个 骗局吗？ 你绝不可能 Krycek， 他么 时候表现出他的 可信度了？”

“不是 Krycek。”Mulder的手开始攥紧那把 枪。“他只给了我 线索， 我已 将这件事情揭开了。 这很难。 所有事 情都被埋藏的那么 好。”

“他们事先划 好着了 这些证据。他 们想要我死——或者不仅 是这样。他 们希望由你杀 了我。 从一开始， 这就他 们的目的。”

Mulder咂了咂嘴， 舔了舔嘴 边的烟碱味和汗水的咸味。

“如果 他们说 你是谁 那么 你一定就是那人。”他轻轻 的低声说道。

“还有， 如果我说我 是谁 那我 也一定是那人。”Skinner回答道。“我 以前 告诉过你。你 没有 答案。没有 保证。你只有在你 心里 保留的东西， 只有你的判断的 决定。”

“我已经被第一次出卖够了我还能说什么呢？”Mulder问道那把枪在他手中犹豫他的手指又一次开始颤抖

“信任。”Skinner告诉他“相信我”

“该死的鬼！”Mulder跌坐下来坐在椅子上，将自己陷入一片黑暗。他用枪掠过Skinner的脸，像爱人间的抚摸他的目光坚定着他的决心，眼神令人惊异，像一条顶着它牺牲品的蛇，或者是仔细研究着绘画的孩子他的表情表示着他正专心的沉思着Skinner没有动他默默地接受了那冰凉的爱抚那是好像永远不会结束的几分钟。然后终于，Skinner清了清嗓子

“让我给你讲个故事”Skinner说。Mulder停下了手枪的爱抚看着Skinner。他渴倦眼睛那么清澈，闪耀着魔力的光芒。

“从前一次.....”Skinner开始了

“另一个童话故事？”Mulder狠地将枪抵向Skinner，让他退缩一下。

“不是童话故事一些非常不同的事情。”

Skinner的眼神从来没有离开过Mulder的眼睛Mulder看法很迷惑。他拿走了枪，放在桌子上，坐回了椅子，抱住胳膊。

“有人做了其中一些你说的事”Skinner停顿了一下，深深地呼吸了一下，然后继续。“我越前计划中的隐蔽的一部分我确实参与了实验那些确实是真的但是我 很年轻，太年轻了甚至年轻到发现不了抱着爱国心做的那些事有多么邪恶但是我并没有参与你妹妹的绑架我曾经意欲到那些我被抢被迫做的事情，会永远成为我内心黑暗的一角我背弃了整个世界，永远我心得生活的目标我唯一的目标事实上就是忠于FBI。如果我越前学到什么那就是法律必须被不惜一切的维护那是我们作为执法者，也同样被法律约束我们不能扭曲它，或者打破它，只为了迎合我们的需要，无论如何，权利，真相，维护他们是我们的责任只要又一次某个组织扭曲了它那么它的权威将会失去。如果我对你有什么影响的话那是坚定这种信念，Mulder，而不是一味的去沉迷于所谓的秘密。你不能用谎言对抗谎言，用邪恶对抗邪恶。你必须凭借你的正直，诚实，无论倒下还是站起来，使用法律的武器，建立一个文明的世界我就是这样尝试的但是当然有时我会失败。你所操控的是我所最为憎恶的东西。”Skinner坐下去，疲倦的皱了皱眉。现在房间里是如此黑

暗，他只能看见房间中另一个那苍白的脸和眼白。“这就是你要讲的吗？这个故事很短，我可是给你讲了很久。”Mulder拿起枪，没精打采地将枪压向Skinner的头。

“我还没有讲完。你想知道的是么？颜色的，但是，如果我告诉你，你会吃惊的，甚至拒绝相信。”Skinner闭上眼睛，然后再睁开。他扶住别人手中的那把枪，已经离他的太阳穴很近，压在了他的皮肤上，压出一圈印记。“不过你会吃惊是因为你所想象的。”Skinner轻声地说，“我又对那次体验印象深刻，那座林，我记得我的同伴，还有他们粘稠的温热的血，还有他们对于爱的渴望，还有那热血中的痛苦与快乐。我记得那时我拥抱了他们所有我能找到的地方——嘴唇，舌头，与濒死的男人进行激烈的亲吻（大叔你在干什么啊……TOT）。我知道我不应该用那种亲密无间的亲吻得到愉悦和享受，但我还是做了，因为我还很年轻，不顾一切地想得到那种愉悦。在那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得到过，没有任何一个爱人的触碰能够比得上丛林的热度，比德尚在生死关头偷摸的拥抱，我意识渐渐升起，但我还活着，我体内的每一个神经元确实还活着，我永远忘不了，甚至在我长期的没有结婚的时间里，我渴望再次拥有那种感觉，那种情绪，那么渴望。然后你出现了。”（终于切入主题了吗？）

“你想把这变成一个爱情故事？”Mulder怀疑的问道，他拿单和色的眼瞳意味到自己被提及的时候终于开始有点光彩了。

“这就是一个爱情故事，一直都是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Skinner摇了摇头，“也许并不仅对我，你太愤怒了——让我们

诚实些，对你也一样，但是后来，当我开始了解你，佩服你以后——你的光明，热情，奉献。我将自己出卖给你了，Mulder。一次又一次，为了使你安全，但你从来不问原因。你，一个在到处发现谎言和阴谋的人，却难以发现最简单的真相，那就是我爱你。”

“是迷吗？”Mulder缩回去，他的脸看起来很迷惑。

“他们说你很聪明。总是胜我一筹，我总是想，你很会编出来一个什么故事，但是这个？我能相信吗？Walter Skinner，你，坐在办公桌后，那个硬派的男人是么？一个苦闷的害相思病同性恋？这太难以置信，简直可笑。”

他想笑，可是他的嘴唇发不出声音。

“不完全是。”Skinner耸肩，“你真正了解我，呢，Fox？”

一个人能真正了解另一个人的心吗？你和Scully工作了很多年，但是在那之前，你们并不了解互相，这并不奇怪，对吗？”

“是的 确实是” Mulder的声音有一种惊惶的尖锐。“我 明白。你 爱我？为什么？”他站起来身体在摇晃，在房间里踱步，那陈旧的影子被拉长，变成了这些修长、清瘦的阴影。

“难道 说要相信 你被爱着是这么难的事情吗？Scully也爱着你。”Skinner指出。Mulder发出嘶声，仿佛正在被殴打，她身上的肌肉在听到Scully的名字，以及她被引用的方式时，收紧得非常厉害。

“这就是 你想说的 为了救你的命。你知道 你必须想出写好听的话。谎言的主人，埋藏的很深。这个巧妙的举动 很适合 我 记住。” Mulder回到沙发旁。“但这没有 好听到能够 救你的命，这不是 另一个 谎言。”

“杀了我 吧，如果这是你希望的 Fox。”Skinner轻声说，“为了真相杀了我 ——为了我 爱你，想要你杀了我多少夜晚 我 坐在你坐着那把 椅子上 看着 你呼吸 看着 你起伏的胸膛，想要亲吻你，为了这些，杀了我 我想拥有你，和你做 爱。为了这些，杀了我 但不 要因为你认我出卖你杀了我 因为我永远都不会。”他的声音低下去，头也低下去。

Mulder看了很久。

“我被 爱一次，”他说，“Scully让我知道了我 接受了她的爱，因为他给了我 我从不知道我多么 需要 这份爱，直到Scully给我那一刻。”

“我会 取代 他位置。”Skinner摇了摇头，“但不要怀疑我想他一样 爱 你”

“爱？”Mulder向前倾 用袖子擦去Skinner下巴上的血迹。“我连对爱最基本的理解都没有”他用已 的唇贴上Skinner的 品尝着血味道 品尝着恐惧，孤独，还有其它他无法辨认的情感。“如果你撒谎 那么 你将 付出很高的代价，”他轻声耳语道 “如果你 撒谎 我会发现的 当我拥抱你的时候 我会发现的 如果你撒谎，当我们做爱的时候 我会发现的.....除非 我们没有走到那一步。”Mulder深深地看进Skinner的眼睛 “因为如果你撒谎，当我将从 手铐中放出来的时候 我的 脖子就会被 你掐住 你自的 存活会变得很重要 我 完全揭露了你的秘密，你会杀了我 不管什么 珍贵的DNA。你 真正是谁呢？一个 妖怪？一个 幻象？我的 敌人，还是朋友？甚至 .....”他犹豫了一下，希望与渴望 在他的 怀疑和绝望作斗争，“我的 爱人？”

“这到了结尾会揭晓的” Skinner摇头。“相信。”

“不能。”Mulder补充道 “不能相信 任何人。”

“那么杀了我”Skinner说，“抓住黑暗和敌人给你的机会，Fox。”他坐直，将头靠向手枪，“杀了我”他耳语道“现在就做。”Mulder伸出手，缓缓地解开Skinner的绑口，他的淡褐色的眼睛一刻都没有离开奴隶的黑眼睛。他拉开了Skinner的衬衣，用手爱抚着Skinner的胸膛。（不好，事情朝着希望的方向发展了.....）很奇怪的是两人 都没有颤抖 Skinner靠回椅子，手铐深深的勒进他的手腕。现在轮到 he 颤抖。 Mulder低头吻上了Skinner的身体，他的吻在Skinner的皮肤上点燃一道火的痕迹。

“童话故事还是爱情故事是 哪一个 呢？”Skinner气喘吁吁的说。

Mulder再次拿起枪，拂过Skinner赤裸的胸膛，抵在Skinner心脏的部位。

“你问过我一 次了，”他说，“我希望‘在结尾’的时候能够 揭晓。我知道 会变成这样。你的心，这样，或是那样。你的心——是红是黑，背叛者，还是爱人，死了还是活着——这在结尾处都会揭晓。”

“你说这个故事有个 happy ending。”Skinner能够听到自己的心脏在冰冷的枪口下有力跳动的声音。他深深凝视着另一人失掉的魂魄。“我们可以来写一个一起写。”

THE END